

农业文化遗产地

旅游社区灾害风险

认知与适应

NONIGE WENHUA YICHANDI
LIVOU SHEQU ZAIHAI FENGXIAN
RENZHI YU SHIYING

孙业红 著



中国环境出版集团

张外信

本书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41201580）资助

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 灾害风险认知与适应

NONGYE WENHUA YICHANDI LVYOU SHEQU ZAIHAI
FENGXIAN RENZHI YU SHIYING

孙业红 著

中国环境出版集团·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灾害风险认知与适应/孙业红著. —北京: 中国环境出版集团, 2018.3

ISBN 978-7-5111-3557-5

I. ①农… II. ①孙… III. ①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社区安全 IV. ①X9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8861 号

出版人 武德凯
责任编辑 陶克菲
责任校对 任 丽
封面设计 彭 杉

出版发行 中国环境出版集团
(100062 北京市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 16 号)
网 址: <http://www.cesp.com.cn>
电子邮箱: bjgl@cesp.com.cn
联系电话: 010-67112765 (编辑管理部)
发行热线: 010-67125803, 010-67113405 (传真)

印 刷 北京市联华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00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 请勿翻印、转载, 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更换

序（一）

元旦刚过，就收到了孙业红博士从美国发来的书稿，并邀请为之作序。我深知，无论是学术水平还是社会影响，都还远未达到为别人著作作“序”的程度。但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对孙业红博士的这个邀请，我还是答应了。

原因之一是对孙业红博士的了解。孙业红是最早跟随我开展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工作的学生，早在2005年就以客座研究生的身份进入到我们的团队中（其实当时远谈不上“团队”）。还记得成升魁研究员把她介绍给我的时候，对她很是夸奖：学业突出，完成了硕士基础课程的学习，而且各门功课都很优秀；已有一定的研究积累，硕士一年级就有两篇文章被接收；外语很好，特别是口语水平远高于硕士生的水平；工作能力很强，担任学生会的工作并参与了学校有关活动的组织。最缺人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学生，至今认为十分幸运。客座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博士后研究阶段，孙业红博士一直参与农业文化遗产工作，并完成了针对系统性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内第一篇硕士论文、第一篇博士论文和第一份博士后研究报告。直至目前，虽然她已成为北京联合大学非常出色的青年教师，但仍然属于我们的“团队”（目前真的有了一支较为稳定的“团队”）的重要成员。我一直认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之所以有

目前的良好发展态势，孙业红博士这样一批优秀的年轻学人的陆续参与并持之以恒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借此机会，我要对孙业红博士表示感谢！

原因之二是对本书的认识。初看书名，就很吸引人。10多年前，孙业红博士的研究是从“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角度开始的，之后又在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发展规划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再之后又将触角渗入到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的社区参与方面。而这本以青年基金项目为基础的工作，选择目前我国唯一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双冠名的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作为案例，对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灾害风险认知及适应过程进行研究。无论是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社区，还是灾害风险认知、适应过程，都是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热点和难点。说实话，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可能也只有这样的年轻人才敢于尝试。我知道她申报的基金项目得到了批准，但在高兴与欣慰之后颇有些担心，担心这个项目如何才能完成。现在看来，当初的担心是多余的，一系列高水平的论文和本书3、4、5章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从概念开发到模型构建，再到案例剖析，全面完成了项目设定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对于学科领域的有益探索。虽然在全书结构上以及重点问题的把握上、重要结论的提炼上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俗话说“孩子都是人家的好”，说明“灯下黑”可能是人之习惯，作为老师对自己的学生要求也往往过于苛刻。瑕不掩瑜，这本书还是很有价值，非常值得一读。我非常愿意为之“站台”，郑重向从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人员、工作人员和从事旅游发展的研究人员

和工作人员推荐。

原因之三是想借本书出版之机谈点个人对于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的粗浅认识。虽然曾经是孙业红的指导老师,而且还指导过另外两位博士生和博士后进行了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发展潜力、社区参与方面的研究,虽然还兼任着地理资源所旅游规划研究与设计中心副主任,但对旅游却是真真切切的“门外汉”。基于10多年来对农业文化遗产工作的思考,特别是作为有机会到过我国所有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国外近一半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和我国一半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的“资深游客”,愿意分享一点对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的想法:(1)农业与旅游是“本”与“末”的关系,农业文化遗产是传统农业生产系统,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是传统农业生产系统的功能拓展,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开展的基础是农业生产,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的终极目标应当是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只有农业生产这个“本”存在才有旅游这个“末”的更好发展;(2)农业文化遗产旅游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业旅游、文化旅游、遗产旅游,而是三者的“集成”,兼具农业旅游、文化旅游、遗产旅游的多重特征,不能简单地套用农业旅游、文化旅游、遗产旅游的思路或做法,应当构建符合自身特点的研究范式和发展模式;(3)农业是否可持续、农村是否有活力,关键还是看农民是否愿意继续经营农业、是否愿意继续居住在农村,对于农业文化遗产更是如此。农业文化遗产的所有者是农民,保护主体是农民,保护受益者自然也应当是农民。旅游作为一种“富民产业”,首先要“富”的应当是、也必须是“民”;(4)农业文化遗产地发展旅游

应当坚守几个底线，那就是不因为旅游发展而改变传统乡村景观、传统农耕方式、传统农作品种、传统民俗习惯。当然，这些只是想法，希望有关学人针对这些问题开展系统的研究。

与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发展相比，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工作尚处于“初级阶段”。但不能否认的是，我们正处于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期”，国际是如此，国内更是如此。让我们一起响应我的导师李文华院士的号召：共同“拥抱农业文化遗产的春天”。

是为序。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be 'Li Wenhua' (李文华),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2018年元月18日凌晨于河北涉县

序（二）

本书是我院孙业红副教授在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基础上完成的，也是我国农业文化遗产可持续旅游领域的又一力作。本书以云南哈尼梯田为例，从全球气候变化的角度探讨了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灾害风险认知及适应过程的问题，对于解决目前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灾害风险适应问题，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孙业红副教授师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李文华院士、成升魁研究员和闵庆文研究员，自 2005 年硕士研究生阶段就开始进行农业文化遗产可持续旅游方面的研究，是我国最早从事农业文化遗产研究的人员之一，其博士论文也是我国第一个以农业文化遗产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其个人曾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颁发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科学研究贡献奖”。

2012 年，孙业红副教授到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工作，除了在《旅游学刊》负责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工作外，还担任了旅游发展研究院文化与遗产旅游研究所所长，专注于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的研究工作。10 多年来，孙业红副教授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博士后基金项目、国家旅游局面上项目以及多个与农业文化遗产相关的研究和规划项目，还曾参与多个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农业部、环保部、国家文物局等与农业文化遗产相关的科研与发展项目，并在国内外发表了众多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孙业红副教授与国际学术界有广泛的交流与合作，曾两次前往比利时鲁汶大学访学，目前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访学，积极探索建构农业文化遗产可持续旅游的整体理论框架，是旅游学院非常有发展前景的青年学者。

近年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开始上升到国家战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强乡村生态环境和文化遗存保护……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提升工程、振兴中国传统手工艺计划。开展农业文化遗产普查与保护。”这一文件将农业文化遗产和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联系在一起，充分说明了国家对于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的重视。目前，中国已经有了 91 个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 15 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北京市也进行了农业文化遗产普查，选出了 50 项农业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每一个农业文化遗产地都有旅游发展方面的需求和困惑，尤其是北京，如何充分发挥传统农业的作用并且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然而，我们发现，目前关于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方面的研究还相对偏少，有些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发展也并没有循着正确的方向，反而很有可能成为农业文化遗产的破坏因素。

作为中国最早的旅游本科院校，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一直高度重视科学研究，尤其是服务国家和地方的应用性研究。为了响应国家号召，为全国尤其是首都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提供智力支撑，2017

年,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引进了李文华院士作为特聘教授,建立农业文化遗产可持续旅游发展院士工作站和农业文化遗产可持续旅游研究团队,全面深化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合作,全力提高我国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的学术水平,同时为我国农业文化遗产地提供旅游发展方面的智库服务,力争建设成为我国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研究与服务的主要基地。

本学术著作促进了我国农业文化遗产可持续旅游的理论建设,对我国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的研究和实践都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衷心祝贺孙业红副教授在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研究上取得的新进展,同时也让我们对她未来的发展有了更高的新期待!



2018年1月

前 言

自 2005 年开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的保护已经走过了 10 余年。经过多方共同努力，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已于 2015 年 6 月正式将其列入常规工作。中国作为最早参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国家，也建立了国家级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网络（NIAHS）。作为动态保护的重要途径之一，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的研究近年来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国家旅游局、农业部以及其他部委就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方面的合作越来越多，农业文化遗产旅游也越来越受到国家层面的关注。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导致的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日益增多，气象灾害（链）风险呈现增加趋势，对受气候/气象影响较大的农业文化遗产，尤其是对以种植为主的农业文化遗产来讲，造成破坏的风险趋于增加。2009—2012 年，云南红河哈尼梯田连续遭遇大旱。这些灾害风险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造成了严重威胁，因此，需要政府、企业、社区、居民等各个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关注农业文化遗产面临的各种灾害风险，寻求减灾和适应的方法，确保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措施的有效实施。地方社区是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和旅游发展的主要参与者，他们对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及面临的灾害风险认知程度和采取的措施对于遗产保护和可持续旅游发展至关重要。厘清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社区特征，揭示社区居民

的灾害风险认知及适应行为与过程,对于区域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书以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为例,从旅游社区视角开展了农业文化遗产地灾害风险认知及适应过程的相关探索性研究,初步厘清了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与非旅游社区在灾害风险认知及适应过程方面的显著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旅游社区灾害风险认知与适应过程概念模型,提出了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灾害风险适应模式,这对于提升农业文化遗产地,或者其他文化遗产地的综合防灾减灾能力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此外,本书在附录中提供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以及中国梯田的旅游发展概况,还筛选了与农业文化遗产相关的一些国内外研究成果,以期让读者对全球和中国的农业文化遗产研究与旅游发展有所了解。

本书是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41201580)的基础上完成的。孙业红负责全书的构架和编写工作,周洪建、刘某承、魏云洁、庞世明、Geoffrey Wall、熊英、林惠凤等参与了数据资料收集、汇总统计和文献整理等工作,苏莹莹、王英、王雷鸣参与了附件的资料收集工作。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先后得到云南省社科联蒋亚兵先生、红河学院张红臻教授、刘艳红教授及孙煜丽等六名同学、红河县和元阳县梯田管理局、箐口村委会、大鱼塘村委会、全福庄村委会、勐品村委会以及各村百姓的支持。

由于作者能力有限,书中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孙业红

2017年12月

目 录

第 1 章 绪 论	1
1.1 背景与意义	1
1.2 农业文化遗产及旅游研究进展	2
1.3 旅游社区研究进展	10
1.4 灾害风险认知与适应研究进展	16
1.5 梯田与旅游研究进展	22
1.6 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相关研究	34
参考文献	36
第 2 章 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特征分析	50
2.1 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概念	50
2.2 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空间结构与功能概念模型	52
2.3 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的识别	65
参考文献	68
第 3 章 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灾害风险评估	70
3.1 社区致灾危险性评价	72
3.2 社区脆弱性评价	76
3.3 社区风险评估与制图	83
参考文献	96
第 4 章 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灾害风险认知及适应过程分析	103
4.1 社区灾害风险认知调查	103

4.2 两类社区风险认知差异分析	112
4.3 两类风险地图差异分析	119
4.4 旅游社区灾害风险认知及适应过程概念模型	128
参考文献	132
 第 5 章 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灾害风险适应模式构建	134
5.1 灾害风险适应框架	134
5.2 适应对策	141
参考文献	153
 第 6 章 拓展性研究及展望	156
6.1 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中的经济学分析	156
6.2 农业文化遗产的旅游发展路径探讨	163
6.3 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差异化利用与保护分析	179
参考文献	190
 附 录	194
附录 1 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概况	194
附录 2 中国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概况	204
附录 3 中国的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概况	210
附录 4 中国的主要梯田旅游概况	236
附录 5 农业文化遗产的主要相关研究	245
 后 记	273

第1章 绪论

【章前语】本章在分析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灾害风险认知及适应过程研究的背景与意义的基础上,分别从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社区、灾害风险认知与适应、梯田与旅游、云南红河哈尼梯田研究区5个方面进行了国内外研究进展综述。本章是本书的绪论部分,主要是让读者了解本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和主要成果,旨在为读者提供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灾害风险认知与适应相关的国内外资料,也为后文展开论述本研究的相关内容做铺垫。

1.1 背景与意义

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新的遗产类型,其概念源自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2002年启动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GIAHS)项目。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定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FAO, 2009; 闵庆文、孙业红, 2009)。农业文化遗产具有复合性,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农业文化和知识技术,还包括那些历史悠久、结构合理的传统农业景观和系统(闵庆文, 2007)。农业文化遗产具有活态性,与其他遗产类型相比,农业文化遗产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一种活态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对遗产保护的总体趋势已经体现出从“静态遗产”向“活态遗产”的转变,文化景观的出现就是活态遗产的典型代表(徐嵩龄, 2005),而农业文化遗产则比文化景观更具活态性,因为整个农业系统中必须有农民的参与才

能构成农业文化遗产,而同时农业系统又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一部分,是随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农业文化遗产具有战略性,这一特点从本质上体现出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农业文化遗产不是关于过去的遗产,相反,它是一种关乎人类未来的遗产(FAO, 2009);农业文化遗产强调对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农业知识、技术和农业景观的综合保护,一旦这些农业文化遗产消失,其独特的、全球和地方水平上的农业系统以及相关的环境和文化利益也将随之永远消失(Altieri, 2009)。农业文化遗产是我国乃至世界农业文明的重要标志,因此也成为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

然而,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导致的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日益增多,气象灾害(链)风险呈现增加趋势(IPCC, 2007),对受气候/气象影响较大的农业文化遗产,尤其是对以种植为主的农业文化遗产来讲,造成破坏的风险趋于增加。2009—2012年,云南红河哈尼梯田连续遭遇大旱。这些灾害风险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造成了严重威胁,因此需要政府、企业、社区、居民等各个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关注农业文化遗产面临的各种灾害风险,寻求减灾和适应的方法,确保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措施的有效实施(闵庆文、钟秋毫, 2006; 闵庆文, 2010)。

农民是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他们不仅是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的保护者,同时也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之一(FAO, 2009)。地方社区是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和旅游发展的主要参与者,他们对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及面临的灾害风险认知程度和采取的措施对于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孙业红等, 2010)。厘清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旅游社区特征,揭示社区居民的灾害风险认知及适应行为与过程,建立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社区灾害风险适应模式,对于区域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1.2 农业文化遗产及旅游研究进展

1.2.1 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新的遗产类型

农业文化遗产(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是一种新的遗产类型。其概

念源自联合国粮农组织（FAO）2002 年启动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 GIAHS）项目。目前，关于农业文化遗产的概念还存在一些争议。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中文网站上称为“农业遗产系统”，但在其所散发的中文版宣传材料中，又称为“全球重要的农业遗产系统”。按照英文的严格翻译，应该为“农业遗产系统”，但在进行项目材料翻译时，采用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一译法，主要是为了和目前的世界遗产类型（自然遗产、文化遗产等）在语言表述上接近。译法省略了系统二字，而加上“文化”主要想表达原来在项目名称（*Globally Important Indigenous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中的“Indigenous”的含义（后来粮农组织删掉了这个词）（闵庆文，2007；孙业红等，2010）。之前曾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应将其翻译为“农业系统遗产”以保证其语言上的通顺和理解上的便利^①。目前，日本采用的表达方式是“世界农业遗产”，其内涵和我国采用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一致的。

农业文化遗产概念的提出反映了遗产研究领域的一种发展趋势。最早的遗产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欧洲，通常是指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Pretice, 1993）。显然，遗产并不是历史，遗产只是一定社会时期选择继承与传承下来的历史部分（Tunbridge 等，1996），是社会通过某种价值体系进行筛选和继承的（Hall 等，1998；Graham, 2000），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不可忽视的政治意义（Timothy, 2003）和地域的倾向性。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 17 届大会上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Convention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World Cultural and Natural Heritage*）（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中充分体现了人类社会对遗产的重视，也明显地反映出某种政治倾向性。该公约规定，“世界遗产”（World heritage）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它集中了地球上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而最初这些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具有明显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特点（Ramakrishnan, 2007），内容上偏重于文化遗产，如欧洲的博物馆、纪念物等，从数目上看，截至目前，1 073 项世界遗产中文化遗产仍有 832 项（UNESCO, 2017），占总数的 77.5%。

^①GEF/FAO/GIAHS 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项目启动暨学术研讨会大会主题报告，2009 年 2 月。